



文化

通州冷知识之地名寻踪

西集古渡远 岁月留痕长

绍棠文学馆

沙古堆：

古堆新韵长

“沙古堆”一名，就地貌而来。据乡老口述，古时整片村落依巨型天然沙土高岗建成，遍地沙壤沃土，隆起的沙堆成为此地最醒目的地理印记，漕运年代，流传下“三望沙古堆”的悠远佳话。如今，这座伫立北运河岸边的千年古村，已是远近闻名的万亩樱桃之乡。

相较于简略的文字史料，乡老代口耳相传的记忆，更鲜活地还原古村过往。今年72岁的田新生，是土生土长的沙古堆人。退休之后，他常年深耕乡土历史普及，一辈子守在运河畔，亲眼见证水土地貌的更迭变化，是村里通晓运河旧事、熟知古村变迁的“乡土活档案”。

“咱们沙古堆是北运河老牌漕运村落，根脉可以追溯到隋唐大运河时期，历史比不少运河沿岸古村更为久远。”田新生介绍，古时北运河主航道并不在如今村西位置，河道最早紧贴村东绕行，环抱村落形成天然河湾，水路条件得天独厚。过去漕船自张家湾顺运河南下，沿途地势平坦，数十里之内没有高地遮挡，唯有沙古堆庞大的沙岗遥遥可见。

凭借高耸厚重的沙岗地貌，沙古堆成了运河航道上独一无二的天然航标。优越的地势与水系条件，造就沙古堆显赫的漕运地位，民间俗语“一京二卫三沙古堆”，正是这里曾为京畿腹地繁华运河码头的真实写照。

古运河以U型河湾环抱着村庄，水流平缓，适宜船舶停靠。往来漕船、商船、民船纷纷在此泊岸休整、补给交易，岸边常年烟火缭绕。如今村内的大堤路，便是昔日码头集市的主干道。当年这里商铺栉比，摊点连片，既是往来商旅歇脚的港湾，也是运河沿岸一处重要的关税征管节点。如今村东马坊留存的古沉船遗址、老河底遗迹，都是运河改道、漕运兴衰的有力物证。

高耸沙岗成就昔日喧嚣，一场洪水改写了山河格局。在老人的口述记忆里，1943年(民国三十二年)的特大洪水，彻底重塑沙古堆的水系走向。洪水冲破村东古航道，横穿村落，硬生生将北运河主河道从村东挪至村西。运河自此依村西流淌至今，古村原有的码头格局、水土风貌全然改变，也见证着河畔古村顺应水势、与自然共生迭代的历程。

最让田新生念念不忘的，是童年记忆里连片巍峨的大沙滩，这也是“沙古堆”地名最直观的地貌凭据。“我小时候，从沙古堆往西一直连通儒林村，到处都是连片大沙滩，最高的沙岗将近10米，放眼望去地势高耸辽阔。”

千帆过尽，漕运远去，千年运河馈赠的沙质沃土，终究为这片土地孕育出全新生机。曾经风起沙扬，托举漕船航标的苍茫沙岗，褪去了渡口舟楫的繁华，凭借透气疏松、光照充足的独特水土禀赋，变身万亩樱桃良田。

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村民试种探索，到如今连片成海、果香满园，沙古堆依托得天独厚的沙地条件，深耕樱桃特色产业，蜕变为享誉京城的“京郊樱桃第一村”，斩获国家地理标志认证、全国“一村一品”示范村称号。每到初夏时节，千亩果园绯红缀枝、果香漫岸，取代了昔日运河帆影点点。四方游客慕名而来，采摘游园、寻古访韵，乡间果园的热闹烟火，恰似复刻了古码头当年的熙攘盛景。

昔日托举漕运繁华的高地，如今托起乡村振兴的希望；曾经承载千年航道记忆的水土，如今结出富民兴村的甜蜜硕果。

儒林：

雅名承儒风

从沙古堆沿运河往南走两公里，就到了田新生口中的儿时“沙滩游乐场”——儒林村。这里原本是连片沙岗的延伸地带，早年黄沙遍地、风沙肆虐，地貌和沙古堆一脉相连。有历史记载，明清漕运鼎盛时期，这段河岸是北运河上一处重要护堤段，朝廷专门在此植柳护岸，大量柳树既用来加固堤防、堵截决口，也为往来漕船提供修造、补桩的木料。一代代先民扎根于此，植柳固沙、开荒改土，硬生生把狂风卷沙的荒滩，变成了杨柳依依、文风蔚然的水乡村落。

作为京郊为数不多以“儒”字命名的村庄，儒林村的来历在清光绪《通州志》中有记载：“儒林，城南三十五里”。今年70多岁的村民赵长义，是土生土长的儒林村人。“这些事儿都是我爷爷那一辈老人传下来的，早先这儿全是茫茫黄沙，大风一刮黄沙遮天，根本没法过日子。”赵长义说，听村里老一辈教书先生讲，清代儒姓族人最先迁徙到这里，看中运河岸边水土温润、地势平缓，便在此落地生根。那时候水患风沙轮番侵扰，漕运船只往来不息，河堤时常被浪涛冲刷。为守住家园，也保障漕运河道安稳，儒姓乡贤带着全村百姓沿着河岸修筑堤岸，遍地栽种垂柳。年复一年，千里河堤杨柳成荫，牢牢锁住漫天飞沙，荒芜的河滩慢慢变成适合安家过日子的沃土。

村子最初叫“儒家林”。当地还流传着一则和这片沙地、漕运航道有关的古老民间传说：相传早年运河滩黄沙横行，沙龙为祸。后有一位赴京赶考的儒生乘船途经此地，心怀悲悯，劝导乡民广植杨柳，以林木根系缚住沙龙。千棵杨柳扎根滩地之后，风沙渐渐平息，沙龙被万千柳根牢牢困住，运河航道也从此安稳。百姓感念这位读书人的恩德，便把这片柳林称作“儒林”。

漕运往来也给这片河滩带来烟火生机。紧挨着沙古堆码头，儒林滩岸水深适宜，不少漕船、民船会在此短暂停靠，船员上岸补给柴薪、饮水，采购岸边农家出产的瓜果杂粮。堤边渐成简易的滩头集市，柳荫之下，船工、商贩、本地村民往来交易，南来的物产顺着漕船带到村里，本地的柳编、柴木也装船运往京城。往来漕船上的读书人、官绅也时常登岸歇脚，与村中百姓闲谈，诗书风气借着运河流水一点点传入村庄。

清代儒姓望族德高望重、乐善好施，守在家乡教化邻里，深受十里八乡敬重，“儒家林”这个村名也越叫越响。到民国后期，村名正式简化为“儒林”，一直沿用至今。一林锁住风沙守护漕运航道，一姓浸润乡风教化乡邻，村名背后藏着先民治沙垦荒的生存智慧，也饱含崇文向善的人文初心。

在这片运河滩沃土，孕育出被誉为“大运河之子”的当代乡土文学巨匠刘绍棠。如今的儒林村，把文人风骨沉淀为村庄独有的底色，村内的绍棠文学馆，完整留存刘绍棠的人生轨迹、创作手稿与浓浓的故土乡愁；村子常年开展文学研学、乡土文化宣讲活动，以笔墨接续文脉，用书香浸润乡土，让这座运河边的古村书香绵延不绝。

从古时儒生护佑航道、乡贤教化邻里，到近代文坛巨匠执笔乡愁、文脉传扬，这片土地始终与“儒”相伴、与文共生。杨柳固沙成就一方水土，诗书润村涵养一世乡风，所谓“儒林”，既是林木成荫的水土佳境，更是儒风浩荡的人文高地，让运河古村的烟火底蕴，多了一份温润绵长的文雅气韵。

大(小)沙务：

古渡衍村名

西集镇域东部，潮白河奔涌南下，流出另一套属于东岸渡口村落的乡土叙事。不同于北运河成熟完备的漕运干线，潮白河更多承担着民间摆渡、短途转运的功用，河水时而温顺滋养乡野，时而狂暴肆虐家园，大、小沙务村，便是潮白河畔渡口兴村、临水立业的鲜活见证。

两村一南一北紧紧相邻，同根同源，相伴生长，村名镌刻古渡旧迹，水土承载先民风骨。

今年80多岁的大沙务村民周宝奎，世代居住在潮白河畔，亲眼见过河水涨落、村落更迭，熟稔古渡旧事与两村渊源。坐在河畔步道旁，望着缓缓流淌的河水，周宝奎慢慢打开话匣子。“‘沙务’根脉都在古时的沙家坞古渡。早先这里是香河入京的必经水上要道，民间商船、客运摆渡船往来不绝，货物、行人都靠渡口周转，算得上潮白河沿岸一处实打实的水陆码头。”据老人口述，早年沙氏族人率先落脚这片河岸，相中潮白河岸边水深岸稳的天然港湾，在此建起渡口，经营摆渡载客、货物转运生意。

南来北往的行商，赶路百姓纷纷在此停靠休整，沿河两岸慢慢铺开设店、摊贩，岸边舟楫穿梭，岸上人声喧嚷，“沙家坞”的名号越传越远，成为潮白河上热闹的民间渡口。彼时没有大运河官办漕船的浩浩荡荡，却满是民间水运的烟火；周边村镇的粮食、瓜果、柴薪经由渡口转运，外地日用杂货也顺着水路运抵岸边，百姓依水谋生，靠渡口兴业，安稳富足的日子，养出村子包容厚道的民风。

岁月流转，河道泥沙不断淤积，古渡水域逐年变浅，行船条件越来越差，曾经热闹的渡口一点点归于沉寂。“听老一辈讲，渡口没法行船之后，沙氏后人便放下船桨，下地耕耘，守着河边沃土过日子，踏踏实实耕读传家。”周宝奎介绍，时光推移，“沙家坞”经过口耳相传，谐音演变为“沙家务”，寄托着族人勤劳务农、安家立业的期许。随着人口不断繁衍，聚落不断向外扩张，乡亲们分地建房，村落拆分成两处：南边聚居人口多、聚落规模更大，便是大沙务；北边紧邻古渡口旧址，聚居规模偏小，即为小沙务。两个村的名字就此确定，代代沿用至今。

大沙务的百年岁月，就是一部与河水博弈、逆境求生的奋斗史。村里不少老人亲身经历了村子的沧桑变迁：“老村子坐落在大堤东边，地势低洼，潮白河一到汛期就容易泛滥。”周宝奎说，为彻底摆脱水患侵扰，改善百姓生活，1978至1989年间，全村人同心协力，整体向西搬迁，选在大堤以西地势高、土质好的地方重建家园。数十年耕耘建设，如今的大沙务良田连片，村容整洁，民风淳朴。村子还拥有厚重的红色记忆，村东北潮白河畔矗立的烈士纪念碑，铭记着1947年六名武工队员为掩护乡亲突围，浴血抗敌的壮烈往事。“老一辈时常叮嘱后辈，当年战士们舍命守护故土，这份骨气，我们世代不能忘。”如今的大沙务已是市级最美乡村，完成了从淤洼古村到和美乡村的华丽蜕变。

小沙务与大沙务两村地缘相接，同出沙家坞古渡一脉，所谓“小”，并非指占地面积悬殊，而是建村之初聚居户数少、聚落体量更小。小沙务村小巧雅致，明代已经形成定居聚落，最早由邢氏先民到此开荒安家，最初村名叫邢家庄。今年87岁的小沙务村民邢天义，一辈子生活在村里，熟知本土掌故与乡风旧事。她告诉记者，因为村庄紧挨着沙家坞古渡，又比北侧聚落规模小、民间长久俗称“小沙坞”，历经方言流转，再加上官方定名，最终固定为小沙务。

大小沙务历来就是守望相助的一家人。古时候潮白河汛期洪水汹涌，时刻威胁两岸村落。“每到发大水的时候，不分大沙务还是小沙务，村民自发凑在一起，扛土搬石，合力加固堤岸，守护庄稼家园，从来不分彼此。”邢天义说。这份地缘相连、患难与共的情谊，历经岁月从未淡化。

如今的小沙务，守好潮白河畔独有的生态与乡土文脉。村里盘活闲置地块打造精致街头游园，河畔步道蜿蜒舒展，民居干净雅致，乡风温厚淳朴。村民自发搜集整理乡土旧事，打捞渡口记忆，留住乡愁根脉。

一南一北两座古村，同源共脉，各有风韵，静静伫立潮白之畔，续写温润绵长的乡土篇章。

本报记者 冯维静

文学馆